

导言 现代人的困惑与烦恼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麻烦。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惑和烦恼。

正是这些问题和麻烦，使人们产生了思考，使人们产生了解决问题和排除麻烦的活动动机；正因为人们有困惑和烦恼，人们才创造了解惑和去烦的各种理论，各种方法。问题和麻烦并不只具有消极的意义。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各种技术和发明的最初动机原都是出于减少麻烦的考虑。

至于人们的困惑和烦恼，则可看作是人们在精神生活中的“问题”。它一半起源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一半起源于人们的观念自身。我们生活中遇到的许多烦恼，都是与我们如何看待生活中的矛盾直接相关联的，与我们的价值观念直接相关联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和价值观念大变革的时期。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广阔多样的选择可能性，同时也为人们展现了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的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提供的种种便利，同时也遭受着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病的袭扰，人们获得了以往时代所没有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可人们也经受着价值

观念冲突所带来的种种困惑和烦恼。

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时期。

当我们早上一起床，打开收音机，便可以听到当天的天气预报，听到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各种重要事情的消息，听到深圳或上海的股市行情。我们从电视机中能看到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种新闻，了解到波黑内战中双方的伤亡情况，虽然有时也不那么确切；看到以色列总理被刺，韩国前总统被逮捕，日本首相下台，美国新总统就职，等等。我们也通过清晰的画面看到非洲难民的可怜状况，看到阪神大地震引起的灾难性后果，看到飞机失事火车出轨轮船沉没，看到遇难者亲人悲痛欲绝的景象。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每天告诉我们大量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又开了一个新商场，哪里可以买到我们想要的商品，最近出版了什么新书，科学家又有了什么新发现，等等，等等。我们坐在自己家里柔软的沙发上拨几下电话号码，就可以与几百里几千里外的亲人直接讲话，问问他们的身体情况和生活情况，如同当面说话那么清晰，那么亲切。

假如住在北京的你要去广州办事，你吃过午饭乘车赶到机场，当天的晚饭就可以在饭店或广州朋友的家里来解决。就是坐火车去，也不过是一天多的时间便可以到达。你去上班，出门就有公共汽车；要是你嫌公共汽车拥挤，或是时间不够，一招手，出租车就能把你拉到你想去的地方。最不济，也有辆自行车可以代步，虽说费点力气，但也锻炼了身体。

你住的也许不很宽敞，但毕竟有暖气，冬天不用你再生火取暖；有煤气或天然气直接通到厨房，一拧开关就能

烧水做饭；还有卫生间，里面若装个热水器，不仅上厕所，连洗澡的问题也解决了。

说到吃和穿，也是方便得使过去无法比拟。现在的家庭主妇们，除非是自己有裁剪缝纫的兴趣，大抵是不为自己和丈夫、孩子们的衣服鞋帽而亲自动手的。即使为了穿得别致一些，或是家有特体之人，买不到合身的或合意的衣服，扯几米可意的料子送到裁缝部即可解决。虽然吃饭的问题多还是自己动手，可有现成的各种主食和副食，有各种先进的炊事用具，其方便程度也是过去没法比的了。

从衣食住行到通讯交往，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我们都处在一种我们的祖先连想都想不到的状况之中。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极大地方便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尽管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生活比起发达国家来，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我们毕竟也是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我们已经开始享受到现代文明的诸多恩惠。

不过，正如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一样，现代文明在它给人们提供了各种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麻烦。

现代文明本质上是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文明。工业化使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农业文明时期那种“靠天吃饭”的状态，进入到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甚或征服自然的时代。马克思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在它统治的 100 多年中所创造的财富，比以往全部时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这是马克思在 150 年前的话，而 20 世纪借助于科学技术革

命的神力，更使得生产力出现了惊人的飞跃。本世纪所创造的财富，恐怕要比以往时代创造的财富总和多出不知多少倍。但是，工业化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首先是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可说是工业化过程的必然伴生物。工业生产的高效率是建立在大量消费原材料、燃料和其他辅助材料的基础上的。大量的工厂排出了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料。它们被源源不断地排放到大气中，排放到江河湖泊中，排放到大地上。还有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使用工业产品而排放出的所谓生活垃圾，如汽车放出的废气，抽油烟机排出的油烟，家庭换气扇换出的各种异味，从下水道中流出的各种废水，从垃圾道中扔出去的各种垃圾。这些从现代生产和生活中排放出的各种废物，又不能像人的粪便那样还能作为肥料用于肥田，而是作为危害人类生存的因素存在于人类周围的环境之中。它们造成了对环境的极大污染，有的是直接危害于其他生物而间接地危害人类，有的则直接对人起到危害作用。

污染不单是废水废气废料废物造成的，许多工业产品本身就可能是重大的污染源。为了消灭农作物的病虫害，人们发明并生产出了农药，可农药在有效地消灭病虫害的同时，也将相当数量的残液滞留在农作物上，或是滞留在土地上和被排放到水源中，这就直接间接地危害到人和其他生物。各种化学制品，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人体和环境带来一定的负作用。我们平时使用的各种塑料器具，家庭装修用的各种化学涂料，人们使用的各种化学调味品，都会带来一定的负作用。家庭中的电视会放出一定的射线，空调中氟里昂制冷剂也在破坏着臭氧层。最要命的还有核能和核污染的问题。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

核泄漏所造成的危害，几乎可以说是国际性的。别的国家的核电站，也都有大量的核废料需要处理，有许多污染和危害还是人们至今没有认识到的。即使是我们平常所用的各种药物，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产生污染环境为害人体的作用，治病的东西变成了“致病的”东西。这些都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生活中常发生的事情。

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生态失衡，又造成了气候变异，大水灾，大旱灾，各种新病毒，各种稀奇古怪的病症，等等，以至有人发出惊呼：地球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人类居住了。

地球是我们人类的家园，它的资源是有限的。工业化时期普遍存在的对自然的掠夺和征服态度，使得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不合理地开发使用这有限的资源，导致了现代人们所说的资源危机。比如，煤炭和石油，都是地球在漫长的演化中用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年的时间才形成的，是不可再生性的能源。有关资料显示，在世界上商品能源的消费中，1973 年石油占 46%，天然气占 21%，共占比例高达 67%，其余能源则主要由煤炭提供，而根据 80 年代的估计，全世界石油探明储量为 6410 亿桶，最终可采储量也不过为 20000 亿桶。如果不是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断了石油消费的狂热，继续按年增长 7% 的幅度增长，那么到 2000 年石油年消耗将达到 1270 亿桶，这样，到 2005 年所有的石油就将被开采用光。石油没了，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大厦还能存在下去吗？那时我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再比如说水，水既是一种生活资源，又是一种重要的工业资源。没有水，我们活不过几天就得死亡；没有了

水，现代的大部分工厂就得停工，农业更会受到极大威胁。水虽然是可再生的资源，但若将废水回收或咸水淡化，却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许多城市和地区都面临缺水的问题。再比如说土地资源，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所需要的主要食物都是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但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使用管理不善，土壤出现退化、沙化、盐碱化，目前，全世界每年有 600 万公顷的土地变为沙漠，有 2000 万公顷的土地被严重侵蚀而不能耕种和放牧。再加上非农业占地包括伴随城市化、工业化而来的居民住宅、工业厂房、道路、停车场，等等，世界可耕地面积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人口却急剧膨胀，人均耕地面积大大减少。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粮食危机就会逐渐威胁人类的生存。

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现代文明制造出来又必须依靠现代文明才能解决的问题。

现代文明遇到了巨大的麻烦，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我们现在这样大规模地使用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是否有点寅吃卯粮，挪用和透支后代人的财富的味道呢？我们如此醉心于经济发展，似乎经济发展就是绝对的好，这种经济主义的态度是否也是一种人的异化的表现呢？若是不改变现在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长能够持久地维持下去吗？我们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的物质需要特别是一些并非必要的消费需要是否应该得到一定的限制？工业化隔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人们普遍地产生了回归自然的渴望，可如果把自然搞得这么百孔千疮乱七八糟的，回归自然还有什么意思和意义？

最为关键的是，工业化给人们提供了种种便利，可人们在享受这些便利的时候，在人们整个生活中，是否觉得更为舒心更为惬意更为幸福呢？假如不是这样，那么根源何在？如何才能找到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呢？

地球这个人类的家园变得不利于人类居住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又如何呢？

当现代的工业文明代替了以往的农业文明，当科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上帝的虚幻性，当新的生活方式取代了旧的生活方式，以往多少年来存在的以上帝为基础的传统的道德体系便崩溃了，以往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便坍塌了。过去人们奉行的区分善恶好坏的标准受到了广泛的怀疑，社会失去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和信念，价值冲突成了普遍的现象。随着交往的扩大和文化的普及，人们已经知道，不仅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体系所奉行的价值观不同，就是同一文化在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念也有很大差异，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可以是不同的。人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哪一种东西能够具有绝对的意义，没有哪一种价值体系的根基是不可以怀疑的。人类精神家园何在，成了一个有疑问的问题。

从信奉某种绝对的统一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到否定任何价值体系的绝对性，否定某种道德是唯一合理的道德，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各种思潮的对抗和纷争为人们提供了使用自己的理性对一些人生的根本问题做出判断做出选择的可能性。宾克莱就认为，道德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它要求每个人作严肃认真

的努力去选择他认为对于他人，对于全社会都是最有意义的那些价值”。（《理想的冲突》“相对主义的时代”）当然，这个进步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这就是人们得承受一定时期的思想混乱和观念冲突，得忍受由于价值理想和道德标准多元化而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病。

这也是一个价值断裂的时代，像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思想家马斯洛所说的，“我们还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表现为颓废、道德沉沦、抑郁、失落、空虚、绝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献身的东西，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严重。（《人类价值新论》前言）

人类在其发展的长时期中，一直为物质财富的匮乏，生存的基本需要得不到较充分的满足而烦恼。就是在今天，世界上仍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正在为如何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而苦恼。但在那些发达国家，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使得社会生产力达到很高的水平。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一方面创造出了丰裕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则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得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先进的交通工具和五花八门的娱乐设施，大大小小的商场和饭店，为人们提供了休闲的广阔天地。按理说，人们该可以自由自在地舒舒服服地享受现代文明的各种成果了吧？其实却大大不然。

现代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获胜，就必须把人情、良心和怜悯等放在一边，甚至有时还需要背叛友谊、背叛爱情，需要不择手段。但是，对一个人来说，他总会经常地扪心自问，我的成功比品德更重要

更有价值吗？为了得到我个人的幸福就可以牺牲别人的幸福吗？如果以牺牲良心、友谊和爱情为代价而得到了成功，成功以后的我会觉得更幸福吗？幸福意味着什么？为了物质利益、为了得到提升而昧着良心造假说谎，以至在上司面前奴颜媚色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这值得吗？或者，为了获得成功而拼命工作，由此损害了健康，透支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否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是否划得来？

现代工业生产的高效率是以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为条件的，然而，在这种工作环境中，作为生产者的人却沦为机器的附庸，变成了整个机械化体系中的一个零件。严格的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管理制度割断了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一切都为了生产线的正常运行，更加重了人们的“螺丝钉”感觉。工作本身变得没有任何意思和趣味，仅仅是为了获得工资的一种手段。工作和休闲，劳动和娱乐，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分离的，而休闲和娱乐又只不过是换得第二天工作精力的一个环节，仅仅成了某种“加油站”式的东西。一边是拼命工作，不得不拼命工作，另一边则是拼命玩，表面上看似是玩得尽情尽兴，实际上则表现的是某种无奈，某种有意识的“忘却”，对工作中苦闷心境的宣泄。生活变成了绝然不同的两部分，生活的意义成了有疑问的问题。

现代社会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金钱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如果说不是价值天平上的唯一砝码，至少也是最重要的砝码。有钱可以买到一切，为钱也可以出卖一切。艺术，道德，学问，容貌，身体器官，名声，等等，都可以成为换钱的东西，都可以待价而沽。真像莎士比亚当年所说的那样，金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使低贱的变

为高贵的，使丑的变成美的，使假的变成真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即无”，假发，假睫毛，假眼，假牙，直到假鼻子，假胸，假烟假酒假商品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还有假父亲假儿子，假丈夫假妻子。一切都可以以假乱真，使人真假莫辨。当人们生活在这这么一个到处是假象的社会中时，似乎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假象，是一种虚无。你说这让人愁也不愁，恼也不恼？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人，只有在人与人的交往和交流中，在具有爱、同情、关心和尊重的情感氛围中，在集体生活中，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和完善。但金钱的负面作用，却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浸泡在冷冰冰的利益关系之中。人际关系变得非常冷漠，即使是人间最为亲密的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也失去了往日的温馨气味，成为两个孤立原子之间的偶然结合的关系。传统的家庭观念，家庭的重要性都受到了严重怀疑，传统的人伦情感受到了冷遇。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权利，都强调“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劝告和建议。别人的存在似乎是对自己幸福的一种潜在威胁；“他人是地狱”；“人对人是狼”，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孤独的、危险的、充满了绝望气味的境遇之中，普遍存在的精神病患、自虐、自杀，就都是这种境遇的产物。

人本来是依靠理性和思维才成为万物之灵的，理性活动的成果即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福祉，可现在科学技术成了极权社会统治人的有力工具。电视、广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通过它们播出的各种广告、商品信息和带有浓厚的商业味道的文化节目却肆无忌惮地侵入人们的思维空间，控制了人们的情感和兴趣，操

纵着大众心理。通过各种工业产品和广告文化，制造了大量虚假需要，并对人们真实需要的满足方式进行误导。买不买东西，买什么东西，买哪一家的东西，每个人看上去是根据自己的理性独立作出判断和选择的，可实际上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各种广告文化的影响。广告文化领导着时尚潮流，给人们灌输了各种生活和娱乐的信息，一些体育明星、电影明星、艺术家，甚至一些科学家，都被商业公司请了出来，被拉上电视、报纸和广播作各种产品的广告，讲述某种产品如何优越如何科学的道理。连篇累牍，无孔不入，不由你不听，不由你不信。人们的理性被挤到一个狭小的框子里，接受着各种经过精心策划的信息。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们只好“跟着感觉走”了。

价值的断裂造成了人们生活的虚幻感和破灭感。虽然物质生活比较充裕，可精神上却处处感到没着没落，无可奈何。没有对过去的温馨的回忆，更没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随波逐流，逢场做戏，只看是否拥有，别去管能否天长地久，这就是现代人们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态度。

自由是一个高尚的字眼，自由更是一种基本的价值。

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旗帜上，就写着“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大字。当法国人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战斗口号时，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是一种高于生命的价值。所以，在美国人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时，法国人送去了一尊巨大的“自由女神”雕像作为贺礼。这尊“自由女神”像至今仍矗立在美国纽约的“自由岛”上，象征着这是一片自由的国土。

尽管人们对自由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在西方

还是东方，人们向往自由追求自由却是一致的，他们把自由当做是一种基本价值总是一致的。现代的大多数国家都把自由作为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种基本人权，写在自己的宪法里。

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自由扩大自由领域的历史。

生产力是人们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的实际能力。自然界既是人类生存的环境，又形成了对人的活动的种种约束。当人们对自然的规律和必然性缺乏认识的时候，他们就受着自然必然性的奴役，在自然环境面前显得是那么孤立无助，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一条河流，一座大山，一块沙漠，一片沼泽，都可以成为人们活动的天然障碍；风暴，干旱，大雪，水患，不仅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有时甚至会威胁人们的生存，人类为了求得生存，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从而提高着发展着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扩大了自由的范围。在我们的祖先们没有认识火的习性和作用时，他们如同别的动物一样，对火充满了恐惧感和神秘感，而在学会了利用火之后，火就变成了他们维持生活的重要武器。火可以给他们御寒取暖，烧烤食物，还可以吓退那些威胁人的生命的猛兽。在人们不会造船的时候，江河湖海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天然屏障，而在人类发明了造船技术之后，这些阻碍交往的天堑却变成了重要的水路。总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每发展一步，人们在对自然关系方面的自由就提高一步。

人类除了受自然界规律的束缚外，还受到自身的“自然”和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的束缚。虽然人们在同外部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着自己的能力和自由，但据一

些人类学家的意见，人们自由意识的萌发，自觉地争取自由，却是首先在处理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产生的。不自由的感觉首先就是起因于精神受着肉体的限制，个人的行动受着社会和他人的制约。正因为感到不自由，才出现了向往自由追求自由意识。这些最先萌发了自由意识的人，往往又是那些具有较高的智力和较多知识的人，当他们发现个人行动的自由程度与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相联系时，便把争取个人自由转化为谋取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行动。可见，争取个人自由的动机是私有制出现和社会分化为阶级的一种主观原因。阶级的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一方面使得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另外一部分人不自由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这些不需要从事物质生产的“自由人”又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活动推动了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从而也开辟了整个种族和人类的自由想象的空间。

如果说以前的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斗争也包含着争取自由的内容，那么这种内容只是占有极其次要地位，斗争主要还是为生存而进行的。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普及，争取自由意识才成为一种大众意识，成为一种与经济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生存意识。资产阶级革命赋予了自由以全面的内容，包括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在平等和自由的旗帜下把各种反对封建专制的力量团结起来。但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之后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反而使自由带有了很大的虚伪性和虚假性。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在对自然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自由，可资产阶级却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巩固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大

众灌输本阶级的价值观，用电视、广播、报纸等现代传播媒介影响和控制社会大众的心理和意识，使社会成为一种单面的社会，使人变成了单面的人。人们现在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要想方设法地逃避自由了。

人们逐步地摆脱了外在的权威而成为独立的个人，可又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孤独无助的境地，产生一种无意义感和无能为力的感受。人们争取到思想言论的自由，却发现缺乏自己的思想和独立见解，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都受到了社会传媒的控制。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和角色，可到头来自我却为角色所替代、所淹没，不知道真正的自我是什么了。一方面人们具有比以往时代要多得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极大地增加了，可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承受自由选择所要求的责任。自由成了人们的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所以人们要逃避自由了。

怎样逃避自由呢？

你看，人们开始变得麻木不仁，放弃了对外界事物的批判性，即放弃了理性的最重要的品性。人云亦云，消极接受大众传媒灌输的各种信息，甚至依靠酒精和毒品来麻醉自己脆弱的神经，或是重新皈依宗教来寻求某种安慰和安全感。

你看，一些人放弃了自身独立性，希望把自己与某个人或某种外物结合并屈从于他们，寻求新的“第二性纽带”以代替失去的原始纽带。一些人拒绝长大，拒绝成熟，总想得到一定的庇护；一些人躲进群体中，哪怕平庸哪怕无个性也在所不惜，因为集体负责就掩盖了自己的不负责。

你看，一些人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赋予他的那种人

格，他们消极地仿效别人，迎合别人，想通过别人的赞许和承认来探究自己的身分、个性，别人是什么，他便是什么，别人期望他成为什么，他便成为什么。通过与环境的同化使自己增加一些安全感，但由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丧失了自我。

你看，一些人整个地陷入非理性的泥沼之中，他们相信本能的冲动才是人生命的本真，感官刺激、肉体享受、当下快乐，就是生活幸福的底蕴。于是，放纵自己，游戏人生，调侃一切，嘲弄一切，或是对一切都采取一种敌对和破坏的态度。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有时就是这么充满着矛盾。

当人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整个身心就主要为如何满足生存需要而努力，生存的问题是第一位的首要的问题。此时，人们也有许多烦恼，但这时的核心是如何得到食物和衣物，是得到物质性的东西。他们的烦恼也比较直接，比较表面，比较地好办一些。这自然不是说解决物质需要的问题容易，实际上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为温饱问题所苦恼；而是说解决这些烦恼的途径比较简单，比较统一，不会引起诸多争议。在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有了较多的知识和闲暇时间之后，烦恼与其说减少了，倒不如说是增加了，而且比较地难以解决了。此时，人们开始思考一些人生过程中比较深刻的问题，有时又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找不到较为满意的结论，于是精神上感到特别的烦恼和苦闷。

现代发达国家人们的苦闷就属于这种苦闷。

我们所说的现代人的烦恼也主要是这种境况下的人们的烦恼。

这种苦闷、烦恼和焦虑产生于对人生的价值、人们生活的终极意义、人类精神家园何在的思考，产生于对人的异化现象的感受。它既表明了人们对现实的生活状态、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的天，又表明了人们对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合乎人性的未来生活的期待。它不只具有消极的意义，更是人们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怎样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如何才能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用于协调人和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身和心的关系的重要动力。

亲爱的读者朋友，别以为我们这里说的只是人家的事情，人家的烦恼。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在解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也会产生许多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烦恼。因为在他们那里昨天和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这里正在发生或明天要发生的事情。

过去我们总以为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和人们的烦恼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和结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会遇到这些麻烦和问题的，我们是不会有这些烦恼的。现在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许多非制度性的东西，有许多是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各民族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许多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商品经济和市场具有历史的双重性，它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许多消极的和负面的影响。它集利弊于一身，利弊相联，难以分开，欲得其利，必受其害。我们今天不是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一点了吗？我们社会中今天存在的许多棘手的问题，如日益恶化

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如日趋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青少年犯罪，令人痛心的腐败现象，贩毒吸毒，卖淫嫖娼，见利忘义，造假贩假，道德沦丧；如许多人感到的精神空虚，无法排解的无聊感和荒谬感，难以挥去的焦虑不安和紧张，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却又找不到可信的答案而形成的烦恼，对现实不满却又找不到出路的沮丧，等等，这些不也都是与价值的断裂有关吗？

现在我们国家一些人认为发达国家人们的精神危机是西方文化造成的，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许多使人们免遭这种精神危机的基因，若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就可以免受他们的精神之苦。这话自然不是全无道理，一些西方思想家也觉得应从东方的智慧中寻找医治西方国家人们精神烦恼的办法，但若是以为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解决现代问题的药方，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的范畴，是先人们基于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创造出来的。其中固然存在不少优秀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如重视伦理亲情，强调人际关系以义务为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己关系的和谐以及自身情感与理智、身与心的和谐，等等，这些都是极可宝贵的。可即使在这些优秀的传统中，也包含着某种弊病，它的和谐是以消极退让为基础，重亲情往往又易于导致小圈子主义，妨碍现代意义的平等观念和法制意识的建立。

现代人的麻烦是由现代人自己造成的，是由于没有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没有合理地对待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尤其是未能合理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造成的，因而自我拯救